

【冯梦龙全集】

智 囊

下

冯
梦
龙

著

王槐茂 张树天
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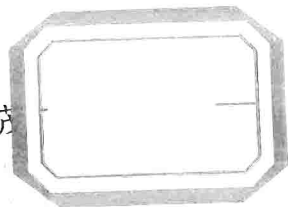
爾非儒談諧博有餘爾非俠肝腸一何
爾非僧瀟灑絕塵情爾非龍

遠方出版社



冯梦龙全集

主编 张树天 王槐茂



责任编辑：胡丽娟

冯梦龙全集

主编：张树天 王槐茂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大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221.5 字数：4850 千字

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套

ISBN 7 - 80723 - 065 - 7/I·27

定价：718.00 元 (全 24 册)

智



囊



(下冊)

胆智部识断卷十二

智生识，识生断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集“识断”。

484 齐桓公

宁戚卫人，饭牛车下，扣角而歌。齐桓公异之，将任以政，群臣曰：“卫去齐不远，可使人问之，果贤，用未晚也。”公曰：“问之患其有小过，以小弃大，此世所以失天下士也。”乃举火而爵之上卿。

韩范已知张李二生有用之才，其不敢用者，直是无胆耳。孔明深知魏延之才，而又知其才之必不为人下，故未免虑之太深，防之太过，持之太严。宁使其余才，而不欲尽其用，其不听子午谷之计者，胆为识掩也。呜呼！胆盖难言之矣。魏以夏侯楙镇长安，丞相亮伐魏，魏延献策曰。“楙怯而无谋，今假延精兵五千，直从褒中出，循秦岭而东，当子午而北，不过十日，可到长安。楙闻延掩至，必弃城走，比东方相合，尚二十许日，而公从斜谷来，亦足以达。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。”亮以为危计，不用。○王登为中牟令，荐士于襄主曰：“中章胥已。”襄王以为中大夫，相室谏曰：“君其耳而未之目耶，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。”襄子曰：“我取登，既耳而目之矣，登之所取，又耳而目之，是耳目人终无已也。”此亦齐桓公之智也。

485 卫嗣君

卫有胥靡，亡之魏。嗣君以五十金买之不得，乃以左氏地名。

易之。左右曰：“以一都买一胥靡，可乎？”嗣君曰：“治无小，乱无大，法不立，诛不必，虽有十左氏无益也，法立诛必，虽失十左氏无害也。”

486 高 洋

高洋内明而外晦，众莫知也，独欢异之曰：“此儿识虑过吾。”时欢欲观诸子意识，使各治乱丝。洋独持刀斩之曰：“乱者必斩。”

487 周瑜等三条

曹操既得荆州，顺流东下，遗孙权书，言治水军八十万众，与将军会猎于吴。张昭等曰：“长江之险，已与敌共，且众寡不敌，不如迎之。”鲁肃独不然，劝权召周瑜于番阳。瑜至，谓权曰：“操托名汉相，实汉贼也。将军割据江东，兵精粮足，当为汉家除残去秽，况操自送死，而可迎之耶？请为将军筹之。今北上未平，马超、韩遂尚在关西，为操后患。而操舍鞍马，仗舟楫，与吴越争衡。又今盛寒，马无藁草，中国士众，远涉江湖之险，不习水土，必生疾病。此数者，用兵之患也。瑜请得精兵五万人，保为将军破之。”权曰：“孤与老贼，誓不两立。”因拔刀破案曰：“诸将敢复言迎操者，与此案同。”竟败操兵于赤壁。

契丹寇澶州，边书告急，一夕五至，中外震骇。寇准不发，饮笑自如。真宗闻之，召准问计。准曰：“陛下欲了此，不过五日，大言。愿驾幸澶州。”帝难之，欲还内，准请毋还而行，乃召群臣议之。王钦若，临江人，请幸金陵，陈尧叟，阆州人，请幸成都。准曰：“陛下神武，将臣协和，若大驾亲征，敌当自遁，奈何弃庙社，幸楚蜀，远道所在，人心崩溃，敌乘势深入，天下可复保耶？”帝乃决策幸澶州。准曰：“陛下若入宫，臣不得到，又不得见，则大事去矣，请毋还内。”驾遂发。六军有司追而及之，临河未渡，是夕内人相泣，上遣人问准，方饮酒鼾睡。明日，又有言金陵之谋者，上意动。准固请渡河，

议数日不决。准出见高烈武王琼谓之曰：“子为上将，视国危不一言耶。”琼谢之，乃复入，请召问从官，至皆嘿然。上欲南下，准曰：“是弃中原也。”又欲断桥，因河而守。准曰：“是弃河北也。”上摇首曰：“儒者不知兵。”准因请召诸将，琼至曰：“蜀远，钦若之议是也。上与后宫御楼船，浮汴而下，数日可至。”众皆以为然，准大惊色脱。琼徐又进曰：“臣言亦死，不言亦死，与其事至而死，不若言而死。今陛下去都城一步，则城中别有主矣。吏卒皆北人，家在都下，将归事其主，谁肯送陛下者，金陵亦不可到也。”准又喜过望曰：“琼知此，何不为上驾。”琼乃大呼逍遥子，准掖上以升，遂渡河，幸澶州之北门，远近望见黄盖，诸将皆踊跃呼万岁，声闻数十里。契丹气夺，来薄城，射杀其帅顺国王挾览，敌惧，遂请和。

按是役。准先奏请乘契丹兵未逼镇定，先起定州军马三万，南来镇州。又令河东兵出土门路会合，渐至邢洛，使大名有恃，然后圣驾顺动。又遣将向东傍城寨牵拽，又募强壮入虏界，扰其乡村，俾虏有内顾之忧。又檄令州县坚壁，乡村入保，金币自随，谷不徙者随在瘞藏，寇至勿战。故虏虽深入而无碍，方破德清一城，而得不补失，未战而困，若无许多经略，则渡河真孤注矣。

金主亮南侵，王权师溃昭关，帝命杨存中就陈康伯议，欲航海避敌。康伯延之入，解衣置酒。帝闻之，已自宽。明日，康伯入奏曰：“闻有劝陛下幸海趋闽者，审尔，大事去矣，盍静以待之。”一日，帝忽降手诏曰：“如敌未退，散百官。”康伯焚诏而后奏曰：“百官散，主势孤矣。”帝意始坚，康伯力劝帝亲征。

迟魏之帝者，一周瑜也；保宋之帝者，一寇准也；延宋之帝者，一陈康伯也。

488 筑大虫巉堡

、初，原州蒋偕，建议筑大虫巉堡，宣抚使王素听之。役未具，敌伺间要击，不得成。偕惧，来归死。王素曰：“若罪偕，乃是堕敌

计。”责偕使毕力自效。总管狄青曰：“偕往益败，不可遣。”素曰：“偕往则总管行，总管败，素即行矣。”青不敢复言，偕卒城而还。

489 清涧城

种世衡既城宽州，苦无泉，凿地百五十尺，见石，工徒拱手曰：“是不可井矣。”世衡曰：“过石而下，将无泉邪，尔其屑而出之，凡一畚偿尔一金。”复致力，过石数量，泉果沛然，朝廷因署为清涧城。

490 韩 浩

夏侯惇守濮阳，吕布遣将伪降，径劫质惇，责取货宝，诸将皆束手。韩浩独勒兵屯营门外，敕诸将按甲毋动。诸营定，遂入请惇所，叱劫质者曰：“若等凶顽，敢劫取大将军，乃复望生耶？吾受命讨贼，宁能以一将军故纵若。”因涕泣谓惇曰：“当奈国法何！”促召兵击劫质者。劫质者遑遽叩头乞货物，浩竟摔出斩之，惇得免，曹公闻而善之。因著令：自今有劫质者必并击，勿顾质，由是劫质者遂绝。

491 寇 恂

高峻久不下，光武遣寇恂奉玺书往降之。恂至峻第，遣军师皇甫文出谒，辞礼不屈。恂怒，请诛之，诸将皆谏，恂不听，遂斩之。遣其副归告曰：“军师无礼，已戮之矣，欲降即降，不则固守。”峻恐，即日开城门降，诸将皆贺。因曰：“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，何也？”恂曰：“皇甫文峻之腹心，其所取计者也，金不可购，今自送死奈何失之。今来辞意不屈，必无降心，全之则文得其计，来之则峻亡其胆，是以降耳。”

唐僖宗幸蜀，惧南蛮为梗，许以婚姻。蛮士命宰相赵隆眉、杨奇鲲、段义宗来朝行在，且迎公主。高太尉骈自淮南飞章云：“南蛮心膂，惟此数人，请止而鸩之。”迨僖宗还京，南方无虞，此亦寇恂之

余智也。

492 刘玺唐侃

嘉靖中，戚畹、郭勋怙宠，率遣人市南物，逼协漕总领俵各船分载入都以牟利。运事困急，多缘此故。都督刘公玺，时为漕总，乃预置一棺于舟中，右手持刀，左手招权奸。对狼干言：“若能死，犯吾舟，吾杀汝，即自杀卧棺中，以明若辈之害吾军也，吾不能纳若货以困吾军。”诸干惧而退，然终亦不能害公。

权奸营私，漕事坏矣，不如此发恶一番，弊何时已也。从前依阿酿弊者，只是漕总怕众狼干耳，众狼干岂敢与漕总为难决生死哉。按：刘玺字国信，居官清苦，号“刘穷”，又号“刘青菜。”御史穆相荐劾中曾及此语，及推总漕，上识其名，喜曰：“是前穷鬼耶？”亟可其奏，则权奸之终不能害公也，公素有以服之也。○公晚年禄入浸厚，自奉稍丰，有觊代其职者，嗾言官劾罢之。疏云：“昔为青菜刘，今为黄金玺。”人称其冤，因记陈尚书奉初为给谏，直论时政得失，不弹劾人。曰：“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，若言官枉人尤甚，吾不敢妄言也。”因与刘国信三叹。

章圣梓宫葬承天，道山东德州，上官哀民间财甚巨以给行，犹恐不称。武定知州唐侃舟徒人。奋然曰：“以半往足矣。”至则舁一空棺旁舍中，诸内臣牌卒奴叱诸大吏，鞭挞州县官，宣言供帐不办者死，欲以恐吓钱。同事者至逃去，侃独留，及事急，乃谓曰：“吾与若诣钱所受钱，乃引之旁舍中，指棺示之曰：“吾已办死来矣，钱不可得也。”于是群小愕然相视，莫能难。及事办，诸逃者皆被罢，而侃独受旌。

人到是非紧要处，辄依阿徇人，只为恋恋一官故，若刘唐二公，死且不避，何有一官，毋论所持者正，即其气已吞群小而有余矣。藿之澠池，樊之鸿门，皆是以气胜之。

493 段秀实孔镛

段秀实以白孝德荐为泾州刺史。时郭子仪为副元帅，居蒲。子晞以检校尚书领行营节度使，屯邠州。邠之恶少窜名伍中，白昼横行市上，有不嫌，辄击伤人，甚之撞害孕妇，孝德不敢言。秀实自州至府白状，因自请为都虞侯。孝德即檄署府军，俄而晞士十七人，入市取酒，刺杀酒翁，坏酿器。秀实列卒取之，断首置槩上，植市门外，一营大噪，尽甲。秀实解去佩刀，选老嫠一人，控马径造晞门，甲者皆出，秀实笑而入曰：“杀一老兵，何甲也，吾戴吾头来矣。”甲者愕眙。俄而晞出，秀实责之曰：“副元帅功塞天地，今尚书恣卒为暴，使乱天子边，欲谁归罪乎，罪且及副元帅矣。今邠恶子弟窜名籍中，杀害人藉藉如是，人皆曰尚书以副元帅故不戢士，然则郭氏功名，其与存者几何。”晞乃再拜曰：“公幸教晞。”即叱左右解甲，秀实曰：“吾未哺食，为我设具。”食已，又曰：“吾疾作，愿一宿门下。”遂卧军中，晞大骇，戒候卒击柝卫之。明日，晞与俱至孝德所陈谢，邠赖以安。

孝宗时，以孔镛为田州知府，莅任才三日，郡兵尽已调发，而恫獠仓卒犯城。众议闭门守，镛曰：“孤城空虚，能支几日，只应谕以朝廷恩威，庶自解耳。”众皆难之，谓孔太守书生迂谈也。镛曰：“然则束手受毙耶？”众曰：“即尔，谁当往？”镛曰：“此吾城，吾当独行。”众犹谏阻，镛即命骑，令开门去，众请以士兵从，镛却之。贼望见门启，以为出战。视之，一官人乘马出，二夫控络而已，门随闭。贼遮马问故，镛曰：“我新太守也。尔导我至寨，有所言。”贼叵测，姑导以行，远入林菁间，顾从夫，已逸其一。既达贼地，一亦逝矣。贼控马入山林，夹路人裸胷于树者累累，呼镛求救。镛问人，乃庠生赴郡，为贼邀去，不从，贼将杀之。镛不顾，径入洞，贼露刃出迎，镛下马立其庐中，顾贼曰：“我乃尔父母官，可以坐来，尔等来参见。”贼取榻置中，镛坐呼众前，众不觉相顾而进，渠首问镛为谁，曰：“孔太

守也。”贼曰：“岂圣人子孙耶？”镛曰：“然。”贼皆罗拜。镛曰：“我固知若贼本良民，迫于冻馁，聚此苟图救死，前官不谅，动以兵加，欲剿绝汝。我奉朝命作汝父母官，视汝犹子孙，何忍杀害。若信能从我，当宥汝罪，可送我还府，我以谷帛赍汝，勿复出掠。若不从，可杀我，后有官军来问罪，汝当之矣。”众错愕曰：“诚如公言，公诚能相恤，请终公任不复扰犯。”镛曰：“我一语已定，何必多疑。”众复拜。镛曰：“我馁矣，可具食。”众杀牛马为麦饭以进，镛饱啖之，贼皆惊服。日暮，镛曰：“吾不及入城，可即此宿。”贼设床褥，镛徐寝。明日，复进食，镛曰：“吾今归矣，尔等能从往取粟帛乎。”贼曰：“然。”控马送出林间，贼数十骑从。镛顾曰：“此秀才好人，汝既效顺，可释之，与我同返。”贼即解缚，还其巾裙，诸生竞奔去。镛薄暮及城，城中吏登城见之，惊曰：“必太守畏而从贼，导之陷城耳。”争问故，镛言第开门，我有处分。众益疑拒，镛笑语贼：“尔且止，吾当自入，出犒汝。”贼少却，镛入，复闭门，镛命取谷帛，从城上投与之，贼谢而去，终不复出。

晞奉汾阳家教，到底自惜功名，段公行法时，已料之审矣。孔太守虽藉祖荫，然语言步骤，全不犯凶锋，故曰：“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刚。”

494 姜 绂

姜绂以御史谪判桂阳州，历转庆远知府。府边夷，前守率以夷治。绂至一新庶政，民僚改观。时四境之外皆贼窟，绂计先翦其渠魁，乃选健儿教之攻战。无何，皆成锐兵，贼盗稍息。初，商贩者舟由柳江抵庆远，柳庆二卫官兵在哨者，阳护之，阴实以为利。绂一日自省溯江归，哨者假以情见迫遽，讷言贼伏隩，绂陆行便。绂曰：“吾守也，避贼，此江复何时行耶？”麾民兵左右翼拥，挽盖树帜，联商舟倘佯进焉。贼竟不敢出，自是舟行者无所用哨。

决意江行，为百姓先驱水道，固是。然亦须平日训练威名，足

以蓄敌，故安流无梗。不然，尝试必无幸矣。

495 文彦博

潞公为御史时，边将刘平战死。监军黄德和拥兵观望，监军之为害如此。欲脱己罪，诬平降虏，而以金带赂平奴，使附己。平家二百口，皆冤系。诏彦博置狱河中。彦博鞫治得实，德和党援谋翻狱，已遣他御史来代之矣。彦博拒之曰：“朝廷虑狱不就，谁敢。故遣君，今狱具矣，事或弗成，彦博执其咎，与君无与也。”德和并奴卒就诛。

496 陆庄简公

平湖陆太宰光祖，初为濬令，濬有富民，枉坐重辟，数十年相沿，以其富不敢为之白。陆至访实，即日破械出之，然后闻于台使者。先闻则多掣肘矣。使者曰：“此人富有声。”陆曰：“但当问其枉不枉，不当问其富不富。果不枉，夷齐无生理；果枉，陶朱无死法。”台使者甚器之。后行取为吏部，黜陟自由，绝不关白台省。时孙太宰丕杨在省中，以夺权劾之。既落职，辞朝，遇孙公，因揖谓曰：“承老科长见教，甚荷相成，但今日吏部之门，嘱托者众，不专何以申公道，老科长此疏实误也。”孙沉思之，良久曰：“诚哉，吾过矣。”即日草奏，自劾失言，而力荐陆。陆由是复起，时两贤之。

为陆公难，为孙公更难。○葛端肃以奉左伯入觐，有小吏注考老疾当罢。公复为请留，太宰曰：“计簿出自藩伯，何自忘也。”公曰：“边吏去省远甚，注考徒据文书，今亲见其人甚状，正堪驱策，方知误注，过在布政，何可使小吏受枉。”太宰惊服曰：“谁能于吏部堂上自实过误，即此是贤能第一矣。”此事与孙公相类。葛公固高，此吏部亦高。因记万历己未，有闽左伯黄琮马平人，为一主簿力争其枉，当轴者甚不喜此等无识者多。曰：“以二品大吏，为九品官苦口，其伎俩可知。”为之注调，人之识见不佞如此。

497 陆文裕

陆文裕公树声。为山西提学，时晋王有一乐工，甚爱宠之。其子学读书，前任副使考送入学。公到任，即行文黜之，晋王再四与言。公云：“宁可学宫少一人，不可以一人污学宫。”坚意不从。

自学宫多假借，而贱妨贵仆抗主者纷纷矣，得陆公一廓清，大是快事。

498 韩魏公二条

英宗初晏驾，急召太子，未至，英宗复手动。曾公亮愕然，亟告韩琦，欲止勿召。琦拒之曰：“先帝复生，乃一太上皇。”愈促召之。

内都知任守忠奸邪反复，间谍两宫，韩琦一日出空头敕一道，参政欧阳修已盍书矣，赵槩难之。修曰：“第书之，韩公必自有说。”仗此好帮手。琦坐政事堂，以头子勾任守忠立庭下，数之曰：“汝罪当死，谪蕲州团练副使，蕲州安置。”取空头敕填之，差使臣即日押行。

韩魏公生平从未曾以胆字许人，此等神通，的是无两。

499 吕 端

太宗大渐，内侍王继恩忌太子英明，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等谋立楚王元佐。端问疾禁中，见太子不在旁，疑有变，乃以笏书大渐二字，令亲密使趣太子入侍。太宗崩，李皇后命继恩召端。端知有变，即给继恩使入书阁，检太宗先赐墨诏，遂锁之而入。皇后曰：“宫车已宴驾，立子以长，顺也。”端曰：“先帝立太子，正为今日，今始弃天下，岂可遽违命，有异议邪。”乃奉太子，真宗既立，垂帘引见群臣，端平立殿下不拜，请卷帘。升殿审视，然后降阶，率群臣拜呼万岁。

不糊涂，是识，必不肯糊涂过去，是断。

500 辛企李

辛参政企李守福州，有主管应天启运官内臣武师说，平日群中待之与监司等。企李初视事谒人，谓各将曰：“此特监珙耳，待以通判，已为过礼。”乃令与通判同见。明日，百官朝拜神御，企李病足，必扶掖乃能拜。既又至庭下，师说忽叱侯卒退曰：“此神御殿也。”企李不为动，顾卒曰：“但扶，自当具奏。”雍容终礼，既退，遂自明待罪，朝廷为降师说为泉州兵官云。

501 王安石

荆公裁损宗室恩数，宗子相率马首陈状，云均是宗庙子孙，那得不看祖宗面。荆公厉声曰：“祖宗亲尽亦祧，何况君辈。”没说得。

荆公议论皆偏，只此一语，可定万世宗藩之案。

502 毛澄

太仓毛文简公，嘉靖初，上议选婚，锦衣卫千户女与焉。内侍并皇亲邵蕙俱得重赂，咸属意。公在左顺门，厉声曰：“卫千户，是卫太监家人，不知的姓，何以登玉牒，此事礼部不敢担当，汝曹自为之。”众议遂息。

503 祝知府

南昌祝守，以廉能名。宁府有鹤，为民犬咋死，府卒讼之云：“鹤带金牌，乃出御赐。”祝公判云：“鹤带金牌，犬不识字，禽畜相伤，岂干人事。”竟纵其人。又两家牛斗，一牛死，判云：“两牛相争，一死一生，死者同享，生者同耕。”

术智部总序

冯子曰：智者术所以生也，术者智所以持也。不智而言术，如

傀儡百变，徒资嬉笑，而无益于事。无术而言智，如御人舟子，自信执辔如组，运楫如风，原隰关津，若在其掌，一遇羊肠太行，危滩骇浪，辄束手而呼天，其不至颠且覆者几希矣。螭之缩也，鸢之伏也，麝之决脐，蚺之示创也，术也。物智且然，而况人乎。李耳化胡，禹入裸国而解衣，孔尼猎较，散宜生行贿，仲雍断发文身，嬴以为饰。不知者曰，圣人之智，有时而殫。智者曰，圣贤之术，无时而窘，婉而不遂，谓之“委蛇”；匿而不章，谓之“谬数”；诡而不失，谓之“权奇”。不婉者，物将格之；不匿者，物将倾之；不诡者，物将厄之。呜呼！术神矣，智止矣！

术智部委蛇卷十三

道固委蛇，大成若缺。如莲在泥，入垢出洁。先号后笑，吉生凶灭，集“委蛇”。

504 箕子

纣为长夜之饮而失日。问其左右，尽不知也。使问箕子，箕子谓其徒曰：“为天下主，而一国皆失日，天下其危矣，一国皆不知，而我独知之，吾其危矣。”辞以醉而不知。

凡无道之世，名为天醉，夫天且醉矣，箕子何必独醒。观箕子之智，便觉屈原之愚。

505 孔融

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，多行僭伪，遂乃郊祀天地，拟斥乘舆，诏书班下其事。孔融上疏，以为齐兵次楚，惟责包茅。今王师未即行诛，且宜隐郊祀之事，以崇国体。若形之四方，非所以塞邪萌。

凡僭叛不道之事，骤见则骇，习闻则安。力未及剪除，而彰其恶，以习民之耳目，且使民知大逆之逋诛，朝廷何震之有。召陵之役，管夷吾不声楚僭，而仅责楚贡，取其易于结局，度势不得不尔。孔明使人贺吴称帝，非其欲也，势也，儒家虽败犹荣之说，误人不浅。

506 翟子威

清河胡常，与汝南方翟进同经，常为先进，名誉出方进下，而心害其能，议论不右方进。方进知之，伺常大都授时，谓总集诸生大讲。遣门下诸生，至常所问大义疑难，因记其说。如此者久之，常知方进推己，意不自得。其后居士大夫间，未尝不称述方进。

尊人以自尊，腐儒为所用而不知。

507 魏 勃

勃少时，尝欲见齐相曹参，家贫无以自通，乃尝独早夜扫齐相舍人门。相舍怪以为物而伺之，得勃，曰：“愿见相君无因，故为子扫，欲以求见耳。”于是舍人见勃于参。

曹相国最坦易不为崖岸者，魏勃犹难于一见如此，况其他乎。吁！

508 叔孙通

叔孙通初以儒服见汉王，憎之，通即变服，服短衣楚制，王喜。时从弟子百许，通无所言，独言诸故群盗庄士进，诸儒皆怨。通闻之曰：“诸生宁无斗乎！且待我毋遽。”

509 王守仁

王龙溪妙年任侠，日日在酒肆博场中，阳明亟欲一会不能也。阳明却日令门弟子六博投壶，歌呼饮酒。久之，密遣一弟子伺龙溪，随至酒肆家，索与共赌。龙溪笑曰：“腐儒亦能博乎。”曰：“吾师门下，日日如此。”龙溪乃大惊，求见阳明。一睹眉宇，便称弟子。

才如龙溪，阳明所必欲收也。然非阳明，亦何能得龙溪乎？使遇今之讲学者，且以酒肆博场获罪矣。耿楚侗欲收李卓吾而不能，遂为助敌，方知阳明之妙用。